



雨凌

失控愛情遊戲

**(台湾)雨凌作品**

**浪漫情怀系列**

**失控爱情游戏**

**责任编辑: 江 娟**



**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**

**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**

**郑州文化印刷厂印刷**



**开本850 × 1168毫米 印张6 字数:12万**

**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**

**印数: 1-5000册**

**ISBN7-80538-841-5/I·375**

**定价: 9.80元**

# 失控爱情游戏

(台湾)雨凌 著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原书缺页

小野正喝着水，噗！地一声喷了出来，他还真输给眼前的这位台湾来的女孩，她还真直接。

安雅才不管这些，和第一次见面的男人，尤其是在国外，又是在艺术馆前面相遇，这是一种浪漫、浪漫的心情，让很多平日乖女孩不敢做的事、不敢说的荤话全出笼了。

“这是你的女人，这是我的男人。”安雅指着大卫和维纳斯说。她想，反正下一站就不见面了，好玩嘛！

安雅开始吃了一口“维纳斯肉酱面”，就这样，他们一口日怀着遐思吃着那色重于味的肉酱面。

他们说着话，偶尔眼睛会被缠在一起；有时脚不小心碰着了，更投契的是，安雅和小野把大卫和维纳斯全吞到肚子里了。

之后，他们拉着手去广场喂鸽子，鸽子让他们大概认识了一下彼此。

小野——中日混血儿，在台湾一家有名的药厂，从事保险套的开发和研究。

“每次介绍自己，还真摸！”小野丢了一把饲料，鸽子聚了过来。

“我听的人，也脸红呢！”安雅还没说半点谎话，刚才和他吃完会让人想入非非的面，现在又知道他是开发保险套的，真尴尬！

不过，安雅还真增长不少见识，原来那曾让一些长在穷乡僻壤的男人拿来当“装水”用的汽球保险套还真有一堆学问呢！

“你呢？”小野调皮的自问自答：“我猜你一定是话剧演员。”

“从哪里让你有那样的灵感？”安雅半蹲下来，她的身子往前倾，左脚稍往后踮，鸽子鼓翅飞了起来，她像个孩子一样，和白鸽玩了起来。

安雅知道，小野在看她，她知道如何吸引男人，让男人的视线落在她的身上。她喜欢这种感觉，很粉红色的。

“你这个样子，就是了。”小野口中的这样子，不是说安雅在演戏，而是他从没看过像安雅这样的女孩，活泼、大方、带着纯真又很艺术的感觉。

这种很艺术的感觉是抽象的，无法捉摸的。

他喜欢这样的女人，简单又不拖泥带水，很适合一起旅游。

安雅侧着头，望着小野，这时她发现这个请她吃“意大利肉酱面”的男人，有一双狠迷人的眼睛。

他的眼睛会迷人，是因为有很强的掠夺性。

不冷，有点热，但却特立独行，这是安雅对他的认识。

“除了舞台剧演员外，你还猜我是什么？猜三次，猜错了，晚上还是你请客。”安雅乘机敲诈。

小野哈哈大笑。

他揽住安雅的肩，很坚定的说：“还是演员。”

“不后悔？”安雅转了个小圆圈，日光正落在她脸上，她有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。

“不后悔。”小野分明是故意的。

“再一次机会。”

小野跑到安雅的前面，倒着走，他摇摇头问：“我会猜错吗？”

安雅得意的拉长声音说：“不——告——诉——你。”

“小鬼！你这女人要诈。”小野说得很大声。

“嘿！嘿！我晚餐有着落了。”安雅很“鬼”的说。

“是演员，舞台剧演员。”小野还是很坚持，他的坚持一向是他的生活态度和人生哲学。

“我赢了！”安雅正走到了广场的阶梯，她跳了上去，棉质的削肩短衫，LEE牛仔裤，和棕咖啡色的背包及同色系的靴子，让她看起来像是灿烂的阳光一样，很狂野的。

小野在她身边坐了下来，他两手支着地，侧过头来问她：“难不成，你刚换工作？”

安雅从没看过那么有趣的男人，她心想，这男人还真会给自己找台阶下。

“这点被你猜中了，可惜我不是演员，我是个……”安雅故意咳了而声，一副老成的样子：“幼稚园的园长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小野不信的摇摇头，他无法把安雅和幼稚园园长联想在一起，她那样的稚嫩。

“其实说我以前是舞台剧演员，也算是。”安雅说。

“果真，我看人是不会错的。”小野白夸的说。

安雅瞟了一下小野，自顾的说：“可是我是幕后。”

“养在深闺人未识。”小野逗着她。

“神经！”安雅说：“我是幕后配音。”

安雅开始装着许多声音，有老婆婆、有小娃儿、有虎姑婆，她说她还当过角头老大。

她的样子，逗得小野笑翻了，笑到最后，安雅瘫在他的怀里。

这时天空轻轻的飘起了细雨，夏日的午后，天气说变就变。小野搂住了安雅那纤细但却有弹力的腰。

他们的身子很自然的贴靠着，小野手上传达着热力从安雅的腰传到了她的头部，混乱了她的思绪。

她觉得自己被干扰了，但却又爱着这样的感觉，尤其是小野环着她腰的手，让她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，像光环一般环绕着她。

旅途的第一个晚上，小野吻了安雅。

像风一样，轻飘飘的，让安雅完全迷失了方向。

之后，他们一起度过了十二天。

到现在，安雅和小野都已经各自回到了生活的

位于，但旅游的余情，安雅想起时彷彿小野的唇温仍然贴在她的唇瓣上。

她最怀念，她静静的靠着小野时，那种平安和宁静，当然，她更忘不了每次踏进旅馆的房门，小野抱着她，把她放在床上的那双迷蒙又多情的眼睛，还有他温柔的在她身上的每一寸肌肤上，烙下的唇印。

※ ※ ※

咖啡杯中咖啡喝完了，安雅也看完了一本厚厚的“坏女人”杂志，小野还没出现。

安雅下意识的眼光向四周浏览了一下，圆形的木桌覆上了红色格子的方巾，每张桌上摆一只透明的玻璃水瓶，水瓶插着一朵红玫瑰。

鲜红的花朵配上鲜嫩的绿叶，就像她和小野在意大利行的那段日子。在等待小野出现的空档，她又想起了他们的第三个晚上。

“我们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！”

安雅没有忘记小野进了他们共同摊分房租的高级客房，对她说的第一句话，那时，她正拉开大片的百叶窗，眼睛望向外面。

安雅不记得，他们说了些什么，只晓得当她洗完澡出来后，小野拉住了她，然后她的浴袍从左肩垂了下来，腰带也松了，没穿胸罩的曲线毕露在他的眼底。

“你……”怎么办？安雅问自己这个时候，她要躲到哪里呢？

“安雅！”小野轻拥着她，低唤着她的名。

安雅扬起眼帘，凝望着他，感受到了他身上男人的气味，那气味很强烈的正掠夺着她的感言。

“小野！”安雅靠向了小野的怀里。

小野下颚顶着安雅的前额，双手抚摸着她的背，嘴唇正游向安雅的唇瓣。

安雅闭上了眼睛，她的胸部上下的起伏着，小野的舌尖抵住了她的唇，贴靠着她那如丝的细致肌肤，在他胸中的欲火，再也经不起安雅身子所散发出来的体香，带给他的挑逗。

小野加重了双手的力道，随着安雅的呻吟，他抱着她，双双跌入了床上，安雅抱紧了他，深深的吸吮着小野在她唇里的舌，一翻身，安雅从被动转为主动，她像一条水蛇般，扭着她身无寸缕的娇

躯，一道道的热流涨满了她的四肢，闭着眼，她看见了自己，浴在一层薄薄的月光下 突然的——

一个熟悉的人影靠近了她，安雅猛一抬头，她的思绪在这刹那间被打断了。

“想什么？”小野来迟了，对着安雅腼腆的笑着。

“你迟到了！”安雅气定神闲的对着他微笑。

小野向她敬了个礼，表示道歉，坐进座位，脸上还是挂着那做了错事，还会让人帮他找理由的迷死人的笑容看着安雅。

“你少来，每次都用那种无辜的笑拐骗我。”安雅瞟了他一眼。

“嘿！你算术真差，从台湾回来，我们也才碰面三次，你说‘每次’，说得我好罪过。”

“除了第一次外，你说哪次你准时的。”安雅又瞪了他一眼。

小野从他口袋掏出了一包外国巧克力，巧克力上面印着玫瑰花，很浪漫的，就像小野的人一样。

他们回来台湾后，见了三次面，每次小野都会有不同的礼物，第一次他送给安雅一束花，第二次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唐老鸭形状的口琴，这次他带来

玫瑰花巧克力。

从意大利回来后，安雅并没留下任何的住址给他，只是在桃园机场，安雅坐上计程车后，扔下一句话给小野。

“如果有心或是有缘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”

就这样，不晓得是有心还是有缘，在安雅回到幼稚园后，小野的电话来了，一个月后，他们见了三次面。

小野迟到了两次，安雅对他又有了另一层的认识，对一个喜欢迟到的人，在情感上，应该也不会容易安定的。

但安雅并不在意，因为她从未想和小野彼此相属，这样的理由，让她显得自在多了，没有了期待，也就没有束缚。

安雅又替自己点了一杯EXPRESO的意大利浓缩咖啡，她喜欢浓烈的事物，麻辣的食物、色彩鲜艳的服装、强烈的激情，这就是她，她曾对感情做这样的诠释——她要强烈的激情，荡人心魂的，一辈子只有一次就够了。

这样的爱情，她还没有遇见过，不过她没有放

弃追逐。

※

※

※

安雅正拿出钥匙打开车门，正要跨进去时，就被孟伟给拦住。

“你还在生我的气？”孟伟问。

安雅转过身，她尽量保持冷静，她用着温和的语调说：“黄先生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想我是一点都没有在和你生气的。”

每次安雅不想和孟伟说话时，她都称呼他黄先生，很任性的，是一种不满意他的态度。

“你不要这么说，我知道你的气还没消。”孟伟的沉稳，让安雅看不出一丝的波澜，这是安雅和他相识两年来，愈来愈不能接受的地方。

以前，她觉得孟伟的沉稳有一股吸引人的神秘感，慢慢的她发现他一点都不可爱。

好像人生多事，都可以被他用来套上数学公式来解套一样，为了不让白己像机器一样被解体，安雅会在幼稚园最忙碌的六月出走，还特地在孩子们举行完毕业典礼完后回来。

她这次出游没有通知任何人，连园里的老师都

没说，为的是不让她旅游的事被传到孟伟的耳里。

如果这样，她就走不了了。

“安雅，你知道我是因为着急，才对你发脾气。”

孟伟拉住了安雅的手，安雅甩开了他的手，这是她从来没有过的，就像孟伟从来没有过在她面前大声吼叫一样。

安雅还记得她从意大利回来，她直接从机场搭计程车回家，才一进门，就看见孟伟正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。

他看见了安雅几乎是跳起来的，他内心的一颗大石头终于被放了下来，几日来的担心和焦虑因为安雅的出现，全化成烟般的散了。

能看见她平安回来，完好无恙，真好。

“你到哪里去了，你知道全家都为你操多大的心？”孟伟寒着一张脸硬把一颗温热的心给压抑了下去。

他好想，好想向前紧紧的拥住她，把他的吻盖在她的唇上，告诉她，这几天他对她的牵挂。

安雅因为心虚，她低声的说：“我去意大利了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说，你知道幼稚园，这阵子你不在的时候乱成一团，难道你不清楚孩子要举行毕业典礼吗？”

虽然孟伟只是稍抬高了平常的音量说话，但听进了安雅耳里，就有一种烦躁的情绪强烈的反应出来。

总是这样的，她只要一出远门，就有那么多的声音，她哪次可以顺利的走呢？她最感到不舒服，一种生命不能属于自己的愤怒涌上了心头。

“我自己会管理自己生活，你可以不用为我操心。”安雅她神色也难看了起来，眼睛有一道将被激怒而起的光。

孟伟因为这样，硬把心里这十多天来想对她说的话、还有想让安雅知道他到处找她的心情，硬给逼了进去。

他也有评多的委屈、心事，无法对任何人倾吐，包括他最爱的安雅，看着安雅把他当敌人的态度，他的难过占满了胸臆，但他却说不出日来。

他那外表刚强、健壮的身子，刹那闲变得软弱起来了，他不知道安雅什么时候才能够进入他的世

界。

他走向了安雅。

孟伟伸手帮她提住一箱沉重的行李，不再说一句话，安雅踏上了楼梯，他走在她的后面。一颗心比行李还沉重。